

都市心情

老院子里的年味

文/李小米

老院子里最早见证年的脚步姗姗而来,是大门前两棵雌雄同体的古银杏树。那两棵并排而立、根须缠绵在一起的银杏树,已经生长了200多年,足以称之为这个村子里的老祖宗。

过年了,老院子里的乡民,得给这两棵老祖宗树披红挂绿。院子里的郑大爷早早去镇上店铺买来大红绸子,他给树的腰身缠上喜庆的红绸,再在树上挂了红灯笼。入夜,红灯笼把老院子照亮,郑大爷的影子在老院子的墙上如皮影戏一样晃动。

这个离城80多公里的老院子,是那年我和几个画家朋友去采风发现的。老院子里面住着60多号乡人,当年黏土墙里加入砂浆竹篾,由此让土墙坚固,祖祖辈辈的生存智慧,一直在老院子里代代相传。老院子的房顶上,还顽强耸立着昂头向天的6个老烟囱。

这个老院子成为我在城里的相思。郑大爷对我说过一句话,他说老院子里每家每户的门,随时都为我敞开。

前年腊月二十九,郑大爷早早给我打来电话,说一定要来啊。我推掉了城里几家人的年宴,一个人乘坐客车去了老院子,车上是从外面各地赶回村子过年的乡人。等我来到老院子,漫天大雪飘飘洒洒,郑大爷一家人正在柴火灶上炖肉。肉香弥漫中,满面红光的郑大爷大声招呼着我:先坐会儿,马上就要吃年夜饭了!黄昏,老院子门前的树上披挂着雪团,有时猛一阵风,树上雪团簌簌下落散了一地。我同郑大爷一家人围坐在老木桌边吃着丰盛的山村过年饭。郑大爷的孙子从天津赶回来,他对我说:“叔啊,回到我爷爷的老院子过年,我心里才踏实。”他把老院子的年夜饭发到朋友圈,迅速获得一片点赞。到了夜里,老院子里的红灯笼亮起来,照得院子檩木上悬挂的一排金黄玉米棒通体透亮。睡在暖融融的被窝里,我半夜起来看雪,院坝一片银白,一只黑鸟在雪地里啄雪,它朝我点点头,似在为我夜里道上一声晚安。早晨起来,我跟郑大爷说起那鸟,他还介绍起了那鸟的习性。

郑大爷这些老院子里的乡民,差不多认识这里所有的植物、鸟类,家家户户

都有一个“祖传”秘方,比如用一种叫山苍子根的野生植物炖汤治风寒,用玉米须泡水治痛风。我在老院子里面对这些朴实乡民,想起自己在城里偶发的狂妄,顿感羞愧浅薄,这些匍匐在土地里求食的乡民,让我学会了如山里柳树一样的谦卑。所以这样一座老院子,适合在辞旧迎新的年关时分抵达,来接受一次心灵的荡涤。

这些年,离开老院子的乡民越来越多了。但到了春节,老院子里的磁场,电波一样对散布四方的乡民们发出频率。春节了,回到老院子,给生锈的锁擦去斑斑锈迹,搭上楼梯去翻拣一下瓦楞,让来年的春雨顺着瓦檐晶亮淌落;去把屋后那口老水井的杂草割去,老水井是村庄的眼睛,绝对不让它患上“白内障”。老院子四周起伏的山梁大地,高大的乔木,坚硬的岩石,在地下源源不断汇聚着水,奔突着水,水布满在土地纵横交错的血管里,一口井被乡人们掘出,清冽冽的水涌出,好比婴儿的眼睛突然睁开,整个乡村都生动而明亮起来。郑大爷一生挖了10多眼井,凭肉眼看岩石上渗透出的水,凭大树树皮颜色,凭湿润土里一条活泼的蚯蚓拱土而出……

春节里,老院子四周的大树下、山道边,来来回回的乡人们都要停下脚步,寒暄几句,聊聊家常,而今又相互添加微信。乡人们一旦离开了老院子,才明白,哪怕没有血缘,但叫上一声热乎乎的“乡亲”,那漫过的心上暖流,就在相似血脉的附近。老院子四周,是乡民们祖祖辈辈的栖息地,在春节,从祖辈大树上开枝散叶的后辈们,来到先辈们小小的坟前鞠躬追思,这是一代一代人在春节里庄重的仪式。

老院子回来的乡民们,走亲戚也成为一种朴素的礼仪。那些在山野里的老亲戚们,他们在时间的深处发出芝兰之香,特别是在遇到难关时,彼此间的接济相助,依然是度过艰难困苦的依靠。

春节,我要回到那老院子去,与乡民们一同参与井水的浸润、食物的抚慰、礼仪的温暖、风物的滋养,让我对农耕文明时代沿传下来的春节,升腾起绵长的敬重与感念之情。



生活笔记

汤圆浮玉盘

文/董国宾

过了年,踮着小脚尖儿再走上两步,晶晶亮亮的汤圆像挂在玉树上的果子,一树树都熟透了。一个个笑脸蛋儿喜盈盈摘入各家的玉盘中,欢欢闹闹的元宵节便闪亮登场了。

这是轰轰烈烈的春节过后的又一个节,中国人的又一场隆重盛宴。在我还是个小顽皮时,元宵节里甜甜糯糯的汤圆,在我脑海已然形成了深刻记忆。

那是温暖的时光,盼着盼着元宵节来到村子里。做汤圆我们家母亲是主打,无可替代的是她的好手艺。母亲早早用节省的钱买回稀有的糯米,乐滋滋地抱回家。母亲眼里全是细活,糯米掺杂的颗粒状石子和纤细杂物,瞪着眼睛逐一挑选出来,等满意了再去淘洗。母亲的样子像认真写字的孩子,一横一竖不得写歪不得写错。干干净净的糯米要入木桶以井水浸泡,两天之后,母亲拿着粗白布口袋,另一只手抬起木桶,到邻家借用石磨碾磨汤圆粉。

我踩着母亲的影子紧跟过来,母亲甩出大手推着木臂石磨,我抢过木勺往磨眼添加泡胀的糯米。三分井水七分糯米,是母亲口授于我的。我每添加一勺,石磨就一圈一圈转动,母亲流露的眼神连同白生生的糯米浆,缓慢地流到磨槽中,再流到固定在磨嘴上的白布口袋里。在急切的期待中,终于推磨完毕。我小步在前,母亲随后,我们把糯米浆乐陶陶抬回家。母亲惯例将胀鼓鼓的白布口袋吊于房梁下,移来木盆置于下面接住滴落的清水。

在我的张望中,母亲动手做汤圆心子。以黑芝麻、花生泥、核桃碎,伴着白糖用猪板油炒熟。待冷却之后,母亲将它们搓成一个个小圆球。这样做成的汤圆心子,一个个躺在大铁碗里备用。做节日汤圆母亲是巧手,各式各样的,各种颜色的,都难不住母亲。母亲还会用心去做大黄米汤圆、玫瑰汤圆、水果汤圆、肉心汤圆、菜心汤圆等。我的心喜最爱,还是她做的豆沙汤圆。

汤圆,又称汤团、元宵,乃中国传统美食佳味。汤圆起源于宋朝,香甜软糯,回味无穷,寓意幸福美满,团团圆圆。还真是,这一步步传承至今的汤圆,打儿时起,我就与生俱来地产生了深厚情感。观其形,察其色,尝其味,品其意,哪样都堪称上品。对于深藏其中的母爱、阖家团圆和幸福,妥妥当是金镶玉了。在刚刚写诗作文的学龄,我曾写过一首小诗《汤圆》:“香甜软糯小汤圆,团团圆圆入心田。美味可口人人爱,幸福时光乐无边。”拙诗幼作,聊抒心得。又长大一点了,在一次元宵佳节家人齐聚时,我又作《汤圆》诗一首:“月圆人团圆,佳节共欢颜。汤圆浮玉盘,笑语满人间。”

瞧,我跟元宵佳节之汤圆,真的是打小就较上劲了!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